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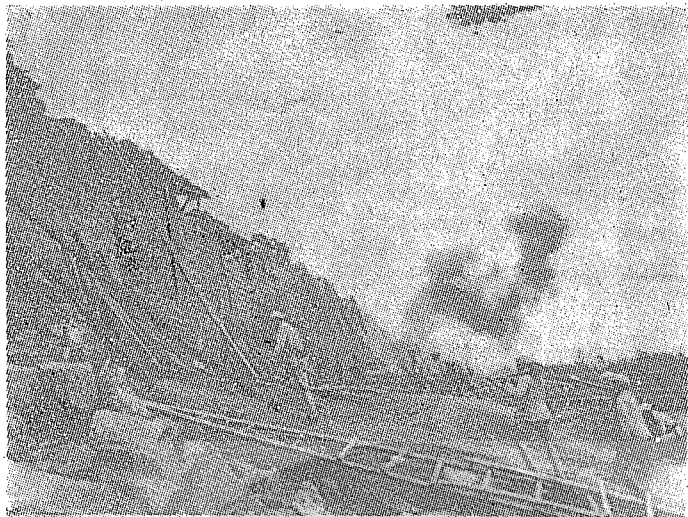
# 關漢騫與騰衝殲滅戰

(上)

關 儒

## 前言

抗日戰爭中重要的一役——騰衝之戰快四十



民國卅三年春關漢騫將軍帶領的遠征軍進攻騰衝城，架梯爬牆攻城時之情景。

年了。指揮此役的關漢騫將軍，逝世也已屆滿十周年，這一人一事，在我們抗戰史籍之中將是光輝的一頁。

我參加過刺赤、抗戰、戡亂諸役，但在腦海中，印象最深的仍以騰衝之役為最，在對日抗戰的艱苦環境中，由於滇西地理環境的特殊，我方武器裝備的不如理想，敵人工事之堅固，抵抗之頑強，在在使這場戰鬥進行得慘烈非常，其情景，至今歷歷如在目前。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，永遠值得我們懷念。

一位前在石牌實踐學社受訓的學長告訴我，有位日本教官上課時問學員「中國最成功的殲滅戰，是何戰役？」，有人答以「赤壁之戰」，日本教官說：「赤壁之戰，曹操及幾位大將都逃回去了，我看『騰衝之役』才是中國最成功的殲滅戰，因為日本軍隊全軍覆滅，一個也沒有跑掉！」聽到這話，我心中感到無限快慰，因為我們已為國家創下了一個成功的殲滅戰戰例，同時，懷念到我的老長官關漢騫將軍，由於他卓越的領導，使得這場振奮人心，增強「抗戰必勝」信念的一戰，得以完成。

關漢騫將軍，身材魁梧，聲如洪鐘，講話斬釘截鐵，令出如山。他的氣魄，真是巍巍乎如山

如嶽，令人由衷起敬，每當戰事激烈之時，他總是神態從容，指揮若定，真有名副其實的大將風範，他不苟言笑，自律極嚴，對部屬提拔照顧，愛兵如子，有機會追隨他的人，都能在他嚴肅的表情之外，體察到他慈祥而純真的感情，但到了戰場上，則是軍紀嚴明，絲毫不得寬貸的。

中國遠征軍反攻騰衝之役，我們遭遇了河川戰、山地戰、攻城戰，眼見弟兄們渡江時，無視於敵人的存在；仰攻山峯時，奮不顧身，累屍而上；在山頭狹道上，伴著槍砲聲響，血肉齊飛而毫無懼色；在山緣絕壁，一步一步攀登，從不稍作遲疑；在槍林彈雨中強行登城，置死生於度外；在城內反覆肉搏，雖傷猶戰的情景，皆是震撼人心的史畫，這種戰鬥精神，有賴平時革命思想的薰陶、軍紀的嚴明，以及主帥堅定的意志。關將軍常對部屬說：「戰場，是軍人人格之極致表現的地方」、「打戰，就是打人格」，當年將士用命，以忠勇愛國的情操表現其人格，我常常想，騰衝之戰，真是革命軍人人格的最佳表現，也是主帥人格表現之極致，我軍視死如歸，不計犧牲地殲滅凶殘頑寇，正是中國人人格的表現，那些死難的弟兄，正是中國國魂之所繫。

茲將騰衝殲滅戰之經過，分段說明，藉供史學

家參考並紀念闕漢騫將軍。

### 滇緬戰場敵我形勢

民國三十一年，日寇五十六師團等，沿緬北密支那、臘戍、畹町、龍芒公路長驅直入，進窺滇西，其後，龍陵之敵越惠通橋強渡怒江，進據橋



闕漢騫將軍（前排右二）偕同美軍顧問團長蔡斯將軍（前排右三）參觀戰鬥演習時留影。

頭，卅六師擊潰來犯之敵，阻敵于西岸，粉碎日寇會師昆明之迷夢，此後我軍與日軍隔江對峙，日寇時相侵擾。五十四軍原轄十四師、五十師、一九八師共三師，駐防雲南文山，入侵日軍，震於五十四軍的聲威，皆不敢犯我滇南，卅三年，敵由印緬侵入麻尼歧河流域，盟軍告急，五十四軍遂以十四、五十兩師，由副軍長闕漢騫將軍率領，自雲南祥雲起飛，躍過喜馬拉雅山聖母峯到達印度，解盟軍之危，後該二師留駐印緬，編入新一軍和新六軍，皆有輝煌戰績。闕將軍仍返回雲南坐鎮，嗣後中樞決定由滇西發動反攻，五十四軍則新編入卅六師並附預二師（原屬第六軍），時五十四軍軍長由副總司令方天將軍兼任，闕將軍仍任副軍長（卅三年七月廿五日，升任軍長），一九八師師長為葉佩高將軍，卅六師師長為李志鵬將軍，預二師師長為顧葆裕將軍。

### 滇西反攻強渡怒江

三十三年春，國軍發動滇西總反攻，反攻滇西，必須攻克滇西重鎮——騰衝，要進攻騰衝，必先越過怒江和高黎貢山，這一山一水是敵人對騰衝的最佳保護，卻是對我軍極大的障礙。五十四軍，奉令為攻擊第一線部隊，卅三年四月，部隊陸續運抵怒江東岸，完成渡江攻擊準備。有人說長江界限南北，戰時有如一「天塹」，而怒江之險則有過之，怒江的狂流，是由西康的高原，經高黎貢山直瀉而下，入緬甸而為薩爾溫江，其河身高出海平面約三千公尺，而兩岸山嶺又高出河身約七千公尺，兩岸皆千尺懸崖，水勢湍急

，流速每分鐘在一百廿公尺以上，雨季則增至三百公尺，百餘里間除了栗柴垵、猛古……各渡口，可利用特製渡船勉強通行外，其餘的地方，都不能行舟，每年雨季的時候，河幅往往增加為兩百多公尺，渡河則更為困難，因此，這對於敵人對抗我軍是很有利的，因為此時正值雨季。

我軍由於渡河工具非常缺乏，只可利用少數特製的民用渡船，以及少數美製橡皮艇，更令人憂慮的是，我軍並未接受特種訓練，並不熟練操舟及登陸之要領，以致行動困難重重，其危險性自不在話下，然而我們終於奇蹟似的登岸於彼方。

這是卅三年五月間的事，「五月孤軍入不毛，月明瀟水瘴煙高」，千餘年前諸葛武侯南征南蠻時的艱苦，我們那時又作著新的嚐試，當時我們都相信這是求生存之道，是成功復國之路，憑著這信心，我們要強渡怒江，殺敵於彼岸。然而就在此時，日寇卻低估了我軍的能力，他們濫用了「後退配備」的河川防禦戰法，此法就是防禦部隊將其主力放在後方，僅安置少數監視部隊在河邊，對方渡河之時，監視部隊稍向後退，對方兵渡一半時，方轉取攻勢，由於此時對方兵力分散在河之兩岸，很容易將其擊破殲滅。

這種「後退配備」戰術，便是孫子所說的「半渡而擊之」，這原本是正確的，可是「人算不如天算」，日寇豈能料到我有著「人定勝天」的本領。我軍仗著革命精神與鬥志，在上述惡劣的氣候、地形、裝備與缺乏訓練的情況下，能順利的得到勝利，現在想來，似乎真有神助。

在於敵有利的情况下，敵人本可阻我渡江或

擊我於半渡的，然而，我們卻能安然全軍渡河，並建立了堅強的灘頭陣地，這不是奇蹟麼！關將軍說：「這是由於準備秘密而週到，加上我軍作戰力之強韌，所以粉碎了敵軍『後退配備』河川防禦的企圖。」五十四軍於五月十一日下午七時起，趁著黑夜，在栗柴坳、猛古、水井、康朗、緬戛、大沙垵六處開始渡江，到十二日拂曉止，只花了十小時光景，便渡過怒江，到達西岸，雖然遭到日軍的攻擊，但位處優勢的日軍，反而為我所擊退，記得克勞塞維茨曾說：「河川是好的防禦，但如遇強敵，河川便是弱者的防禦了。」此番我軍強渡成功，正可印證他的理論，也證明了唯有向最危險的道路前進，才是勝利成功之道。

### 寒雨險越高黎貢山

軍隊強渡怒江後，面臨的就是高山險阻。高黎貢山橫隔怒江西岸，其地形是由北向南



關漢將軍來台之初任東部防守區司令官時的照相。

蜿蜒而下，沿著怒江進入滇西，再折向緬甸，綿亙數百里，形成天然的屏障，最高的山峯，海拔在七千公尺以上，融入雲霄，陡峻險阻，山中的森林，都是原始的，叢葉密佈，蔽日遮天，山中可以通行騾馬的道路，只有南齋公房，北齋公房兩個丫口，陡峻而急傾，下雨的時候，就很難通過，雖有兩三條羊腸小道可以橫過山脈，但都是經溪流浸蝕的谷道，崎嶇危險，攀登的人稍有不慎，就會墜崖而死。在雨季的時間，六月至十月間，山上的隘路，有些變成了山溪，有些泥濘深可及膝，滑得站不住脚，人們的鞋上經常拖著幾寸厚的泥，同時，因為山谷中的空氣，流通困難，瘴氣及毒蚊，隨時都會侵害人的生命，而我們的士兵，連蚊帳、雨衣都沒有。盤據高黎貢山的敵軍，曾以一個聯隊的工兵，費時半年，使用現代築城材料，在戰術要點上，築有碉堡式的據點，鼠穴式的散兵壕，鳥巢式的樹上工事，蟹洞式的掩蔽體，其後又不斷的加強整修，使每一據點，能够互相支援，聯貫編成大規模堡壘羣的堅固陣地，構成數重火網，具備近代永久築城的優越性能。高黎貢山有著上述險阻的地勢，再加上日人刻意為戰爭經營，可說是天衣無縫的工事，已足以令攻擊者却步，另外，還有一件令我軍困擾的事，就是氣候的惡劣。高黎貢山山頂的氣候，寒冷異常，作戰的時候，有時要派人在前面掃雪，部隊方能推進，山麓的氣候，却又是酷熱的夏天，使人悶熱不堪，這對作戰有很大的影響。怒

江之戰，初期勝利的原因之一，是日寇想不到我軍會在雨季開始時，發動那樣大的攻勢作戰，但是，雨季在後來，也確實為我們帶來了行動上的困難，嚴寒的天氣，士兵們缺乏禦寒的被服，也沒有雨衣，身上背著武器、彈藥和七天的糧食，頭上淋雨，腳下沾泥，體內還在流汗，很容易生病，山上氣壓又低，氧氣不足，稍不留心，坐下去就站不起來，常常就這樣死去，同伴們自顧不暇，也無力相救，單單卅六師冷水溝一役，沿途凍斃者便達三百餘人（但抵冷水溝後，挾優勢炮火，兩小時便將敵陣摧毀）。牲口騾馬，一旦陷入泥中便掙扎不出，死亡亦數以千計。由於高黎貢山地勢高峻，經常雲霧籠罩，空軍固然失其作用，砲兵也通視困難，一定要等到正午雲霧消散時，才能活動，可是時間只有兩三個小時，因此，攻擊在天候上受到很大的限制。我軍渡怒江後，第一個攻擊目標，是大尖山和唐習山，它是怒江西岸第一要點，是高黎貢山的鎖鑰。敵軍每一據點皆陣地高聳，地勢險要，使我軍不易接近，敵由上而下射擊較易命中，又有俯瞰展望之利，加之敵方守備大尖山、唐習山者，係以前在北海道所訓練的黑風隊，乃著名的山岳兵團最有力之一部。我軍處在這種一切利於防守，而大不利於進攻的情況下，又遇到頑強的對手，我們只能憑藉旺盛的士氣，堅定不移的必勝信心，以精神戰勝物質、戰勝環境、戰勝敵人。我們的戰士，喘息在險峻的羊腸小徑上，攀登爬行，剷除隘路上的障礙，隨時都冒著受敵機襲擊或各個擊破的危險，尤其是我們缺乏山地作戰裝備，砲兵及步兵

的重兵器，都沒有背負裝備，以致行動更受到阻礙，火力也相對減少，我軍是攻擊者，必須在山地日夜不斷的作戰，但本身攜帶彈藥、糧秣皆極其有限，後方運補輸送能力又極薄弱，時因運補不夠而影響戰況推展，所以問題十分嚴重，尤其山中難見一村，食料飲料皆非常缺乏，不能抗



民國三十九年夏天，關漢騰將軍(左二)任東部防守區司令官在花蓮向先總統(蔣公(右二))報告防務，左為孫立人將軍。

地取得。由於重砲不能前來參加戰鬥，飛機亦因草木雲霧不易找到正確目標，所以我軍惟有始終保持高度犧牲精神，發揮我中華民族既堅且韌的特性，與敵拚鬥，每至機關槍與迫擊砲相奏，山谷鳴應之際，我軍戰鬥勇士，無不裹傷再戰，無視於生死，在火網中衝刺，隨著弟兄的血跡向目標邁進，而在此與兇頑敵寇拚鬥搏鬥之同時，還要抵抗饑餓、疲勞、嚴寒、酷暑與疾病，雖然我們的運動緩慢而艱苦，但我們終於衝上峻峭的山峯，當然，犧牲也極為重大。此後，小溝頭、灰坡的奪取、冷水溝之戰鬥，南、北齋公房的佔領、馬面關、朝陽地之反覆激戰，橋頭之兩度攻下，瓦甸之克敵，其艱苦，其犧牲，也與大尖山，唐習山的激戰情形類似，現僅略述高黎貢山最重要據點北齋公房之戰情形如下：

北齋公房日軍工事堅固，據險頑抗，一九八師為減少損害，乃以一部監視，主力即由北齋公

### 編輯報告 編者

△史學家莊政教授於孫科博士九十冥誕前夕，送來「記孫科博士」一文，並附珍貴圖照多張，孫科原著「八十述略」二篇，本誌特於本期七十二年十二月號隆重刊出，以供中外讀者參閱。

△旅美學人陳和銑博士的「民初留學歐洲憶往」，人物、遊記、掌故兼而有之，頗富史料價值，值得細讀。

△抗日名將關漢騰將軍，湖南寧遠人，軍校四期畢業。民國三十三年在國軍第五十四軍軍長任內，率領遠征健兒收復騰衝，大敗日軍

房南北兩側繞越，向橋頭，馬面關攻擊，在砲、空火力支援下，將北齋公房日軍與後方的主要交通線完全切斷，五月廿一日開始攻擊北齋公房，激戰近月，終在預二師一部及卅六師支援下，擊退增援日軍，於六月十六日攻克北齋公房，是役斃敵大隊長以下三百餘人，我五九四團覃子斌團長不幸陣亡，日軍因後援早為我所斷，已淪至割食同袍屍肉之景況。戰至六月廿一日，高黎貢山上阻我西進之敵，已大致肅清，我軍主力乃在龍川江東岸略事整頓。至六月底，各師皆越龍川江，準備對騰衝展開攻擊，此時我軍兵力已大量耗損，有的團兵力已不及一個營，戰鬥進行之慘烈可想而知。參加過新幾尼亞島上的歐文史丹萊山脈作戰的美國軍官和戰地記者，都認為高黎貢山的作戰，比歐文史丹萊山要艱難多了，而他們更佩服我們，只靠一點米飯，便能越過這種地形，並達到碩大的戰果。(下期續完)

。來台後歷任東部防守區司令官、澎湖防衛司令官等要職。十一月十一日為關將軍逝世十周年，本誌收到關儒先生「關漢騰與騰衝殲滅戰」一文時，十一月號已出版，特在本期(十二月號)隆重刊出，以饗讀者。本誌每期均提前出版，作家惠賜大作，凡有時間性之「懷人憶事」紀念文稿，務請在紀念日前一個月惠交本誌，以便提前交排。

△因為稿擠又兼排校不及，阮壽榮「海關見聞錄(下)」、李潔先生「往事述感(六)」以及蔣君章教授、鈕先銘將軍、陳杰教授、周谷先生等大作均延至下期刊登，敬請作家讀者鑒諒。

### 「闕漢騫與騰衝殲滅戰」插圖

(上圖) 民國三十二年入緬遠征軍強渡怒江，收復騰衝。  
(下圖) 闕漢騫將軍(左三) 民國四十一年任澎湖防衛司令與九十六軍軍長高魁元將軍(左二) 及美國特遣艦隊司令(右三) 合影。

